

俞平伯
著



名家读书系列
MINGJIA DUSHU

俞平伯读书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名家读书系列

MINGJIA DUSHU

周 明 主编

俞平伯读书

俞平伯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俞平伯读书 / 俞平伯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13. 5

(名家读书系列 / 周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399 - 8

I. ①俞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650 号

俞平伯读书



著者: 俞平伯

选编者: 朱

责任编辑: 牟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发行部: (010) 66085300 (010) 66080300

(010) 66083600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读书的意义^①（代序）

古人云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这不仅有关联，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。游历者，活动的书本。读书则曰卧游，山川如指掌，古今如对面，乃广义的游览。现在，因交通工具的方便，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，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。当有种种的原因，最浅显的看法，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。

讲到读书的真意义，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，修持道德，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。即为功名富贵，依目下的情形，似乎不必定要读书，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，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，这无怪喜欢读书，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。读书空气的稀薄，读书种子的稀少，互为因果循环。

现在有一些人，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，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，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。不错，是迂阔，荒谬，无聊。你试问他，不迂阔，不荒谬，不无聊的是啥？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。但你不可过于信他，他只是要钱而已。文言谓之好利。有一个故事，不见得靠得住，只可以算笑话。乾隆帝下江南，在金山寺登高，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，戏问随銮的纪晓岚，有几只。这原是难题，拿来开玩笑的，若回答说不知道，那未免杀风景。纪回答得好，臣只见两条船，一条为名，一条为利。在那时，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，但现在看来，不免古色古香。意存忠厚，应该对答皇帝道，只有一条船。

^① 原载 1946 年 1 月 14 日《大公报》。

好利之心压倒一切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古人说：“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。”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。退一步说，以名为利，然名利双收，话虽好听，利必不大。唯有不恤声名的干，以利，中合专而且厚。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，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联。

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，岂不难于上青天，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。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，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，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，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，严格说来。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，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。

现在有一种情形，这十年以来，说得远一点，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，就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，别字广泛的流行着，在各级学校任教的，人人皆知，人人皱眉头痛，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。这严重的光景，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，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，国家的生长。

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。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，一种形迹而已，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。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，华夏提封数万里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，实半出于人为，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，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，却不可有恃无恐。方块字的完整，艰深，固定，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，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。从时间说，我们读古书如《论》、《孟》，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，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，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，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。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，那不必提周秦两汉，就是唐宋，也就很遥远而隔膜，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，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。再从空间说，北自满洲，南迄岭海，虽分南北中三部，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，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，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，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。我国屡经外夷侵略，或暂被征服，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，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，而在民族的团结上，文字确也帮忙不少。历史事实俱在，不容易否认的。

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，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，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，骨于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，自非好作危育耸人所闻，废书不

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。用功的人难道没有？即有少数人的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。即以学校教育而论，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，而自修课业，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？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，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。如何使人安心向学，对读书感到兴味，似是小事，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，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，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。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，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，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。

目 录

001/读书的意义（代序）

第一辑 清真词释

003/清真词释

上卷

- 012/望江南 游妓散
013/浣溪沙 争挽桐花两鬓垂
014/少年游 并刀如水
017/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
024/凤来朝 逗晓看娇面
034/蝶恋花 月皎惊乌栖不定

中卷

- 036/阮郎归 冬衣初染远山青
040/瑞龙吟 章台路
042/琐窗寒 暗柳啼鸦
043/满庭芳 风老莺雏
044/齐天乐 绿芜凋尽台城路

045/早梅芳近 花竹深

046/秋蕊香 乳鸭池塘水暖

下卷

048/应天长 条风布暖

049/满江红 昼日移阴

050/解连环 怨怀无托

051/浪淘沙慢 昼阴重

052/忆旧游 记愁横浅黛

053/尉迟杯 隋堤路

054/满庭芳 风老莺雏

055/庆宫春 云接平冈

056/还京乐 禁烟近

057/扫地花 晓阴翳日

058/意难忘 衣染莺黄

060/阮郎归 菖蒲叶老水平沙

第二辑 红楼梦研究

063/论续书底不可能

067/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

074/论秦可卿之死

082/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图说

093/红楼梦正名

098/红楼梦脂本（甲戌）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

103/读红楼梦随笔二则

106/乐知儿语说《红楼》

127/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

132/高鹗续书底依据
152/后四十回底批评
172/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
188/作者底态度
196/红楼梦底风格
204/八十回后的红楼梦
225/所谓“旧时真本红楼梦”
230/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
236/后三十回的红楼梦
251/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

第一辑

清真词释

清真词释

我小时候于词毫无了解，最大的困难为“读不断”。诗非五言定七言，词却不然了，满纸花红柳绿的字面，使人迷眩惊奇。有一些词似乎怎么读都成，也就是怎么读都不大成。这个困难似乎令人好笑，却是事实。

谈到周邦彦作的《清真词》，我和它的因缘亦是慢慢儿来，慢慢儿加深的。民国五年六年间方肄业于北京大学，黄季刚师在正课以外忽然高兴，讲了一点词，从周济《词辨》选录凡二十二首，称为“词辨选”，讲义至今尚存。季师盛称周氏选录之精，又推荐各书，谨录于左：

源流——张炎《词源》

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（附《词辨》中）

作法——万树《词律》

叶申芗《天籁轩词谱》

选本——张惠言《词选》

董士锡《续词选》

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及《词辨》

冯煦《唐五代词选》

《花间集》

《绝妙好词》

专集——柳永《乐章集》

周邦彦《清真集》

姜夔《白石道人歌曲》

吴文英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

目虽至简，而的当难改，可谓要言不烦矣。读者若寝馈于此数书中，欲为词家已绰有余裕。这是题外闲文。

他讲的《清真词》，只〔兰陵王〕、〔六丑〕、〔浪淘沙慢〕三首，〔六丑〕还有些印象，其他两首都还给老师了。他又说，词中清真可比诗中杜甫，这对我印象很深，当然他并非创见，却不失为断制的真确。两宋多少词人，我独选美成的作释，就这点论，不妨说“受之于师”。他又把一本郑文焯校刊的《清真词》借给我读，即所谓“大鹤山人校本”也。这是我于《清真词》的初见。黄先生平常散散漫漫的，但对于这书似颇珍重，不久就要了回去，当时我很有点舍不得似的。直到民国廿八九年间，孙蜀丞先生又借给我这个本子，方有重读的机会。

季刚师虽如此郑重叮咛指导我去读《清真词》，老实说，我对于这《清真词》了解得十分少。记得民六的深秋，我偶在一张洋纸上写着清真的〔意难忘〕，字迹歪斜真如涂鸦，为新婚之妻许氏所见，她当然更不懂这玩意儿，还以为我的大笔哩。我说：“我会做这个倒好了！”后来我们同到天津我的舅舅家去，俗谓之“住对月”，正值严冬，斗室温馨，华灯映水，读清真的〔少年游〕而感到趣味。

我讲这新婚佚事，或非山妻所喜，却亦稍有取意。前说两词，俱见本书，那时我所赏识都是周词中极漂亮而又浅显的雅俗共赏之作；换一句话说，即非代表作。记得我还喜欢〔南柯子〕咏梳儿（见《读词偶得》附录词选），这是近人认为并不高明者也。此外更有一证，《古槐书屋词》第一首，〔南柯子〕和清真“小扇团团雪，轻罗剪剪冰”是也，这首词并不太早，约在民十以后。录清真原作〔南柯子〕一首于左：

宝合分时果，金盘弄赐冰。晓来阶下按新声。恰有一方明月，
可中庭。 露下天如水，风来夜气清。娇羞不肯傍人行。颺下
扇儿拍手，引流萤。

词见汲古阁本《片玉词》卷上，注云：“〔南柯子〕，《清真集》俱不载。”

“咏梳儿”为第三首，而杨升庵《词林万选》载此词为张仲宗（芦川）作，微有不同。此两词于《清真集》中，本在传疑之列，而我那时鉴赏的程度如何，亦可见一斑了。

昨天有位北大同学来访我，他说清真虽好，学作词从此入手恐怕不易。我就约略谈我的往事，又说，《清真词》并非皆深厚沉郁，亦有漂亮清新的。他的工力在乎深厚沉郁，而他的漂亮清新的极诣，如上述之〔少年游〕“并刀如水”，究其归宿亦未尝违反这深厚沉郁，谭仲修所以评曰：“丽极而清，清极而婉。”（见谭评《词辨》）婉则未有不深厚者也，岂有可浅尝而不可深研之理乎？若〔南柯子〕诸词，深思似乎不大够味，正不必为古人讳言耳。

民九欧游船上带了一本张惠言的《词选》，海天寂寥多闲，读得很熟，这好像对我以后做词说词很有帮助的。其年岁在庚申，有春分后一日红海归舟见新月的〔祝英台近〕，清明日印度洋舟中同清真韵的〔玉楼春〕，词极不工，编集时都被删却，但很可以见当时的心境。说诗词的文章最早刊行的，见于一九二四年《我们的七月》（民十三亚东版）题为《葦芷繚衡室札记》，凡三段。其三最长，说词凡三首：小晏〔临江仙〕，美成〔蝶恋花〕，耆卿〔甘州〕，除周词见本集，晏、柳之词俱见《词选》，正因在洋船上把它读得很熟呵。〔蝶恋花〕词本叙别情，我那时多作远行，故特感兴味（参看本书中编〔早梅芳近〕条）。此文未入集中，隔了十年，民廿三在开明出版《读词偶得》，才将说〔蝶恋花〕词略节附入，称为“旧释周美成词”，今见本书上编，而晏、柳两词之释语终未收进。那时议论也不太坏，抄录两节于后：

我觉得宋人作词佳处在“细”、“密”。凡词境宛如蕉心，层层剥进，又层层翻出，谓之“细”；篇无赘句，句无赘字，调格词意相当相对，如天成然不假斧削，谓之“密”。

但我并不以为作者当时先定了格局然后作词的，只是说有些好词，如分析其结构，精密有如此者。此仅可资欣赏者之谈助，

不可以拿来死讲死摹的。凡文必有条理，佳文尤显明。但这种条理只随成熟的心灵自然呈露，不是心灵被纳入某种范畴而后成条理的。最好的感兴在心头，若把它捕捉住，何愁在纸上或口头不成文理呢。“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”，此语妙确。文理何尝罕见，可贵者正在自然耳。

现在我还这般想，《清真词释》如此写出，亦应作如是观。《清真词》的妙处虽似难尽，而细密二字似颇得要领。论文词之“作”与“解说”，其过程恰好相反。分析如剥蕉抽茧，不得不繁复，愈细则愈见工力，而作者会之一心，则明清简易而已。若如分析时的委曲烦重，作者纵为天才亦是凡夫，他受得了吗？我前拟“文章四论”，其一曰文无定法，其二曰文成法立，虽有目无文，亦正无须有文，一言蔽之，自然而已矣。自然何必草率，切磋琢磨之极亦归于自然也。

及民十三北来，迄今又二十馀年，这段时间很长，可说的却比较少。教书的职业命定的不免误人子弟，犹做医生的不免于杀人，但“人之患”这行亦有一长处，教学相长固未必然，全抛旧业又不可能。约在十八九年左右，在清华大学始课《清真词》，后来在他校亦或开这一课。既授全集，不能有所挑选，于是那些委曲繁密的作品，似被逼迫着去寻索。那时即有意通释《清真词》全集，其成绩有一部分收入初版的《读词偶得》里，占了总页数七分之五，却只有六首以〔玉楼春〕、〔凤来朝〕两首特长，占总数七分之三。虽承开明主者以故人情重不弃，实非编撰之体也。我其时喜欢写长文章，每下笔千言、离题万里，及意兴才力不济或弄到不得完篇，至今犹有数稿在尘灰蟬蠹之中，不欲启视，亦无可如之何也。

究竟文字应该写得长否也很难讲。按理说，好即无所谓长短，不好亦无所谓短长。长短不是真的问题，但亦和文章的成败有关。简而有中，无贵乎繁；长而多宜，不拘乎短。若简不免疏，繁而寡要则两失之矣。但我近来觉得文章太长了没有什么意思，还是短一点的好。

这些旧稿从《读词偶得》里撤出，也不曾修改，径编为本书上卷，我

自己实在怕看那冗长醉梦的谰语也。在丁丑以前，曾和废名释〔醉桃源〕（即〔阮郎归〕）一词，也还是很长的，却已经过两次的修改，今列于中卷之首。以后被搁置了多年，直到近几年应友人之请，曾评释陈注《片玉词》本起首的两篇〔瑞龙吟〕与〔琐窗寒〕，从头讲起，本是我的原来计划。此外又偶写了一些简短的文字略附评注，名曰“清真词易读”，原为自己闲时阅诵，又为初学取譬，但既不成书，这些材料被拉杂收编，今中卷是也。

中卷非一时所成，亦非在一种心情下一种格式下写的，故最芜杂。但较上卷，又过了十多年，或不无寸进，望读者详之。下卷比较通畅完整平易，这另有一种来源。三十四年冬天，教育部在北平设“临时大学补习班”。其“第二分班”即文学院，地在北大红楼，约我往教《清真词》，因剩得一学期多的时光，只可选授全书。我的亲戚胡静娟女士方服务于二分班文书，偶来旁听，颇致欣赏，但公馀诵习究不方便。后来我说，暇时可到舍下闲谈，您如写以文字，我的《清真词》的解释庶可迅速完成也，遽承欣诺。迟日出其笔录，精详圆满，不蔓不支，略加修正俾全其美，即本书下卷是也。在此谨致感谢之意。

既属闲谈，原没有什么系统的，视“易读”所录，即有一篇复出，〔满庭芳〕是也。他写出而我意或未尽又重复写的，亦有一篇，〔阮郎归〕之二是也。故皆一词二稿，一见中卷，一见下卷，今亦不复删并，读者分别观之可耳。未必有何佳胜，而喋喋以尘青目，汗颜而已。

本书结撰的缘由，大致如右。至《清真词》本身的评议，不想在这儿说，说亦决不能尽。通释《清真词》的心愿尚未圆满哩，即解释其大部分亦还差得多，且等到他日有机会再说罢。为何要这般写，不那样写，似乎需稍稍说明。

近来动笔用文言稍多，似有开倒车的嫌疑，不为时贤所喜。但我对于“言”、“文”并无歧视，各就其便罢了。何谓方便？倘深求之，知亦非偶然。解释诗的（广义的诗包括词在内，下同）文字实以浅显的文言或半文半白体为较好。借这机会，把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文体来写本书的事实加以

解释，以至于辨护。

就读者的需求看，所以要破费光阴读解论的文字，原为不懂原作或虽懂而不透之故，于是有“无可驳”、“自己明白”的两点：（一）解释必须比本文稍易懂。如其不然，即无任何的意义。俗语所谓“你不说我还明白，你越说我越糊涂哩”，即为“说曰若稽古”、“博士卖驴”的最佳讽刺。（二）假如白话比文言易懂，愈近白话便愈容易了解。这么说来，应当用纯正的语体来写作才对。但我为什么偏要用文言或夹杂以文言呢？如答以为个人方便，理由似乎欠通，况且老实说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呵。

如上所说，常情易会，却为一端的偏见。我们应当离开了读者和评注者的立场，而从诗的本身，作诗时的心境去观照。就诗本身言，是拒绝任何解释的。假如不拒绝一切外在的表诠，则失其粹然完整，诗之所以为诗。就作者的心情说，当时之感，假如可以有另一种较容易通显的表现，他又何必舍易取难，自讨苦吃呢？故较真的说，诗不能讲，所讲非诗，一切的讲，比方而已，形容而已，假不代真，无可疑者。

但事实每逼着咱们来讲诗，真是无奈的幽默。如何讲，也有很多问题，恐怕可以写篇奇长的文或者一本书，今只略明一二。比方说，诗是圆的，而文话均扁；诗为立体，而文话皆平面。所以“诗无达诂”，而我们说话得算数。它一句抵多少句用，我们的话一句只当一句用，这是根本上的差别。一切的困难都从这儿扎根。

如用白话来解释古诗，就读者一目了然的需求下去看，诚有百利。但读者们不必以看“第二手”、“第三手”的文章为满足的，最后还须去读原文，若与原作合看，宁无一弊。利弊相消，则盈亏难定；换言之，所谓好懂只指新来的文字，其故有的难懂不必因之稍减，似乎有利并非真利。若解释得错了，那是赔本，二折一折至于零负，更将不在话下了。

试问读者于意云何？即有人说：“你的名理可笑，断语又不公。你先说文话都不配解诗，结果独归罪于白话，岂得谓公？”此难当有，且致佳也，吾将答之。须从头说起。试问诗词具在，何须解释？本来么，不用解释的。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作品很少，不占重要的位置，诗话、诗谈之类大